

#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劳动价值论

## ——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当代解读

刘少杰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2日

### 摘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 全球经济和劳动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数字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使传统劳动价值理论面临新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强调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 而在数字经济背景下, 劳动形式、工作时间和生产过程的变化, 促使劳动价值的衡量标准发生变化。本文分析了平台经济如何改变劳动价值的生产与交换方式, 探讨了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对传统劳动的替代作用, 以及数字经济中劳动者异化现象的加剧。并且最后提出, 在数字经济中,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需要创新, 技术进步, 合理社会制度并且构建新形态路径可促进劳动者解放, 并推动社会公正与进步。

### 关键词

数字经济,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平台经济, 人工智能, 劳动异化,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 Labor Theory of Value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conomy

## —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Shaojie Liu

College of Marxism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March 20, 2026; accepted: April 6, 2026; published: June 22, 2026

###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global economy and labor market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The digital platform econom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utomation technologies have posed new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labor theory of value. The Marxist

文章引用: 刘少杰.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劳动价值论[J]. 电子商务评论, 2026, 15(6): 434-443.

DOI: 10.12677/ecl.2026.156652

labor theory of value emphasizes that labor creates the value of commodit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hanges in labor forms, working hours and production processes have driven shifts in the criteria for measuring labor value.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platform economy has transformed the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of labor value, discusses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utomation on traditional labor, and examine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labor alien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Finally, it argues that the Marxist labor theory of value needs to be innovated in the digital era.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 sound social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al path can facilitate the emancipation of workers and promote social justice and progress.

##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Marxist Labor Theory of Value, Platform Econom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 Alienation, Socially Necessary Labor Tim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现如今,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已突破 50 万亿美元,平台经济、算法管理、数据要素等新型生产关系争先涌现。2025 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约 49 万亿元,占 GDP 比重约 35%<sup>1</sup>,呈现稳健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态势。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生产工具从云计算前一个阶段的物质形态到云计算的物质形态跃迁,更根本性地重构了劳动过程的重重维度。第一是劳动资料的数据化,云计算中心替代了工厂流水线,算法调度系统取代了泰勒制管理手册,数据资源成为比石油更具战略价值的生产要素。第二是劳动对象的非物质化,社交媒体用户的情感互动、游戏玩家的注意力投入、搜索引擎用户的点击轨迹,这些非物质性活动被纳入价值创造体系。第三是劳动时间的碎片化,外卖骑手的等单间隙、自媒体创作者的即时更新、远程办公者的弹性工时,马克思界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遭遇计量困境。

这种巨变使得《资本论》中“工人出卖劳动力→资本组织生产→商品实现价值”的经典循环公式(G-W-G')发生根本变异[1]。以某外卖平台为例,其价值增值过程呈现为“D-A-L-D'”的新型结构:数据通过算法组织劳动,最终产生增值数据资本。这种转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双重挑战——既要解释平台如何将用户浏览记录转化为可交易数据商品,又要说明算法调度系统怎样将劳动者的碎片时间转化为剩余价值来源。

### 1.2. 研究问题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强调,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商品交换的基本前提是不同劳动的交换等价性。马克思在《资本论》[1]中提到,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者生产商品,却无法享有生产成果,这种对劳动者的剥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特征。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劳动形式的变化、生产过程的重构以及价值的衡量方式的不同[2]。

<sup>1</sup>[https://www.cnii.com.cn/rmydb/202509/t20250901\\_681619.html](https://www.cnii.com.cn/rmydb/202509/t20250901_681619.html)

首先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改变了劳动生产的组织方式。在传统产业中，劳动者通常是在一个具体的生产环境中从事生产活动，且其工作内容、时间和劳动成果都相对明确。然而，在平台经济中，劳动者的工作形式变得更加灵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全职”劳动，而是以“兼职”或者“零工”的方式进行。例如，滴滴司机和美团外卖员等平台工人并不与平台通过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而是通过平台接单，从而进行劳动和获得报酬。在这种模式下，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和时间如何与价值挂钩？在传统劳动价值论中，价值是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那么，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如何界定“必要劳动时间”？这些问题需要重新审视[3]。

第二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劳动的“非人化”。通过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技术，许多原本由人类完成的劳动任务被机器替代，特别是在制造业、金融服务、甚至医疗等领域，机器和算法的“劳动”是否可以与人类劳动进行等价交换？这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挑战尤为显著。机器的劳动和人工劳动的价值是如何界定的？如果机器也能够产生价值，那么价值的创造是否还仅仅是由人的劳动来主导？这些新问题促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性进行重新思考。

### 1.3. 研究意义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从学术角度来看，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劳动价值与劳动过程的深刻变化，这要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和调整，以便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的现实。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经济将继续深刻改变劳动者的工作内容、社会地位和收入分配。因此，理解数字经济时代下劳动价值的构成和变化，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现代社会的劳动关系、社会不平等和资本积累的机制。

从社会角度来看，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的劳动市场，尤其是一些数字平台和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了劳动者的工作形式更加多样化、零散化。然而，伴随而来的是对劳动者权益的侵犯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例如，平台工人通常面临着低薪、无保障的工作条件，而他们的劳动成果却被平台资本方通过算法、数据和市场机制所“再分配”，导致了对劳动者的剥削现象。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分析这些社会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在面对新型劳动关系和技术手段时，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也面临着挑战。因此，推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创新，使其能够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需求，对改善劳动者的处境、促进社会公正与平等、推动社会制度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 2.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它不仅仅是关于商品交换和价格形成的经济学理论，更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关系、阶级斗争、价值创造与分配的深刻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2]中提出，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与价值的关系。在这一理论的背后，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劳动的异化问题，并指出劳动是社会化的过程，劳动者的工作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更是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体现[4]。

### 2.1. 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观点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是交换的基本单位，而商品的价值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源自于社会的劳动过程。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所有商品的价值都由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劳动决定。马克思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概念，前者指的是商品满足某种需求的能力，而后者则是商品在市场上交换时所具有的价值。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并不是由商品本身的物质特性决

定的，而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5]。

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条件下，生产某一商品所需的平均劳动时间。如果某种商品的生产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那么该商品的价值就会相对较低，反之，则相对较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揭示了商品价值的形成并非由个别生产者的劳动量决定，而是由社会整体的生产条件和劳动生产率所决定。因此，劳动不仅仅是个人的活动，而是社会整体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体现。

这一理论突破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尤其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劳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交换行为，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社会关系的核心，资本主义的核心机制便是通过劳动来创造商品价值，并通过市场交换这种价值。这种观点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交换、价格形成、劳动剥削等提供了理论基础。

## 2.2. 劳动的异化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1]，劳动的异化是一个关键的概念。异化，简单来说，是指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成果、与他人的劳动以及与自己的本质的分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3]，劳动不仅是创造价值的手段，它还导致了劳动者的异化。

### 1、劳动者与劳动成果的异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者并不拥有自己劳动的成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属于资本家，而非劳动者。劳动者为了生存而出售劳动力，将自己的劳动成果交给资本家。这种现象导致了劳动者对自己劳动成果的疏远和分离。劳动者所生产的商品，经过交换后所获得的价值，并不是自己劳动的直接体现，而是被资本家从中获取的剩余价值。这种分离使得劳动者无法享有自己创造的财富，从而导致了劳动的异化[4]。

### 2、劳动者与他人的异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劳动被社会化，但他们并不拥有这种社会化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个体劳动者的工作是分散的、细化的，每个劳动者仅仅负责某一部分的工作，而生产过程是由资本家控制和组织的。这种生产方式使得劳动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变得冷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剥夺了直接的人际联系。劳动者的工作与他人之间的联系仅仅表现为市场交换和物质利益的关系，而非共同目标和协作关系，这种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的异化。

### 3、劳动者与自身本质的异化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一种本能的活动，它应当是实现和满足创造性需求的途径[5]。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单调、重复且机械化的工作，劳动不仅压抑了劳动者的创造力，而且使他们变得越来越机械化，失去了作为人的独立性和自由性。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无法实现自我价值，而是沦为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工具[6]。因此，劳动者与自己的本质相隔离，这种异化的劳动使劳动者成为一种被剥削的、工具化的存在。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如何被剥夺自身的创造性和自由[5]，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剥削与不公。

## 2.3. 劳动的社会性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不仅仅关注个体劳动的作用，还强调劳动的社会性。马克思认为，劳动是社会化的过程，它不仅仅是生产物质财富的活动，更是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体现。

### 1、劳动的社会性质

劳动并非孤立的个体行为，它始终是在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生产的产品是为满足社会需求而生产的，但生产活动和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控制并加以分配。劳动者在社会中

不仅是通过交换自己的劳动力获取工资，也是通过资本关系的安排参与社会生产的。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分工和交换，阐述了如何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商品的价值，而这一点要求社会各个生产单位的劳动相互连接与协调[7]。因此，劳动价值论并不仅仅是对个体劳动的分析，它实际上是对整个社会劳动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分析。

## 2、劳动与阶级关系的体现

劳动的社会性不仅仅体现在生产中，它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和资本家的阶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劳动者在生产中仅仅发挥着部分职能，无法完全控制生产过程，而资本家则通过控制生产资料，拥有了剥削劳动成果的权力。劳动价值论通过揭示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价值，但却无法享有这些价值，成为资本主义剥削体系中的被压迫者[8]。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所强调的劳动的社会性，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过程、生产关系和阶级矛盾的深刻洞察。这种社会性不仅是劳动生产的基础，而且也揭示了劳动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不同性质和作用。

## 3. 数字经济对劳动价值的影响

数字经济作为信息技术、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与平台治理的集合体，不仅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的运作模式，也对劳动价值的生产、分配与评估机制带来了深层次变革[9]。数字平台经济、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对劳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带来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重塑了传统劳动关系，还影响了劳动的价值评估和再造[10]。

### 3.1. 数字平台经济对劳动价值的影响

数字平台经济的崛起为劳动者提供了新的工作形式和收入来源，改变了传统劳动市场的运作模式。共享经济、在线服务和社交平台等新兴商业模式通过互联网将个人与资源连接起来，劳动者的角色、工作内容和收入来源因此发生了深刻变化。

#### 1、平台工人和自由职业者的新变化

平台经济使得大量劳动者成为平台工人或自由职业者，这种新型劳动关系不仅重塑了雇佣结构，同时挑战了传统劳动价值论中以雇佣合同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基础的价值衡量方式[11]。在传统经济模式中，劳动者通常通过与雇主签订长期雇佣合同获取收入。然而，平台经济通过互联网技术打破了这种传统模式，平台工人不再是固定员工，而是“按需雇佣”的劳动者。例如，在滴滴、外卖平台上，司机与骑手根据订单自主接单获得报酬，但其收入结构与传统劳动薪酬体系不同，这种“按需接单”关系使劳动者的劳动量、收益与平台算法紧密绑定[12]。平台工人的收入与任务量紧密挂钩，但由于平台企业通过算法调度、动态定价等方式掌控工作分配，劳动者的自主性和收入稳定性显著受限，这揭示了平台治理结构对劳动价值实现的核心影响[13]。

#### 2、平台工人的工作形式与工作时间

平台工人的工作时间、地点和工作形式在表面上显得更加灵活，但这种“灵活性”往往伴随着不稳定性和社会保障缺失，从而弱化了劳动者对劳动价值实现的主体地位[14]。平台工人面临的挑战之一是缺乏固定收入和福利保障，如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同时，平台企业通过大数据、算法与评分体系对劳动者的工作进行精细化管理，这种基于技术的管理机制已成为平台治理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并影响了劳动时间与价值评估标准[15]。这种劳动方式的“灵活性”与“不确定性”并存，给劳动者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风险。

### 3、劳动交换与劳动价值的重构

在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中，劳动者的价值是由其创造的商品的价值所决定的，而在平台经济中，劳动者的“价值”常常被平台算法和数据所重新定义。在数字平台上，平台企业通过对劳动者的工作量、工作质量、在线时间等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对劳动者的劳动进行评估，进而影响其收入和奖励。这种基于数据的评估模式虽然提高了工作分配的效率，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劳动者个体劳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劳动价值的衡量变得更加依赖于平台算法的标准，而非传统意义上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

### 3.2. 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对劳动价值的影响

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是数字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改变了劳动的性质和生产力的结构，影响了劳动价值的产生和分配。AI 和自动化不仅在制造业中发挥重要作用，还逐渐渗透到服务业、医疗、教育等行业，对劳动市场和劳动价值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 1、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替代传统劳动形式

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不断发展，重复性和规则性劳动逐步被机器替代，这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岗位减少，劳动者在价值创造中的位置发生结构性变化[16]。例如，在制造业中，自动化生产线的使用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对人工操作的依赖。以机器人为代表的自动化设备能够替代传统的重复性、机械性工作，而人工智能则在更复杂的领域发挥作用，如数据分析、客户服务、金融审计等。自动化和 AI 的普及导致了传统劳动形式的“消失”，尤其是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机会逐渐减少。

#### 2、新型劳动形式的崛起与专业化

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广泛应用，虽然某些传统劳动形式消失，但同时也催生了新的劳动形式。这些新型劳动形式通常更为复杂、专业化，并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技术水平。例如，在自动化生产线中，工人需要掌握与机器人协作的技术，进行设备维护、系统监控等工作。人工智能的兴起使得许多传统工作发生了转型，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变得更加复杂，需要具备跨领域的技术和知识。

#### 3、自动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带来的技术进步对劳动者收入分配产生了深刻影响。传统上，劳动价值是通过劳动者的工作成果来衡量的，但在自动化的背景下，劳动者和机器之间的劳动分工使得价值创造的过程发生了变化。许多被自动化取代的劳动岗位不再为劳动者创造直接的经济价值，而机器本身成为了价值的生产者。这种转变意味着，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被弱化，从而影响了其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分配。同时，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引入，也带来了财富的集中化，资本家和技术公司通过掌控技术和生产资料获得了更大的财富，而劳动者则可能面临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 3.3. 数据、算法与机器学习的影响

在数字经济中，劳动者的价值评估不再仅仅依赖于其所从事的劳动时长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是通过数据、算法和机器学习等技术进行重新定义和再造。随着数据驱动的管理模式的普及，劳动者的行为、绩效和贡献常常通过平台算法进行衡量，这种评价方式带来了劳动价值评估的新变革。

#### 1、数据驱动的劳动评估

在数字平台上，劳动者绩效通过对其在线行为、任务完成情况、用户评价等数据进行采集与分析，数据指标逐渐成为衡量劳动价值的核心标准，这一过程也进一步弱化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价值衡量基准的作用。这些数据不仅包括工作时间、工作量、任务完成度等传统指标，还可能涉及劳动者的在线行为、评价反馈、社交互动等信息。这种数据化的劳动评估方式能够帮助平台更高效地分配任务和管理劳动者，但也让劳动者的“价值”被算法所控制，平台对劳动者的评估往往与传统劳动价值理论中的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相悖，更加依赖于数据驱动的“效益最大化”原则。

## 2、算法与机器学习的影响

随着算法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应用，劳动者的绩效和贡献越来越依赖于平台的评估标准。平台企业利用算法与机器学习模型对劳动者的工作效率、任务完成度和用户评价等进行评估，这一基于算法的绩效考核机制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忽视劳动创造性的复杂性。尤其是在创意劳动和知识劳动领域，劳动者的价值往往难以通过简单的量化指标进行评估，算法无法全面反映劳动者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

## 3、劳动价值的重新定义与劳动者的自主性

在数据、算法和机器学习的作用下，劳动者的“价值”被重新定义，而这种重新定义往往使劳动者的自主性受到压制。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在完成任务时，更多地是按照平台设定的规则和算法进行操作，无法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劳动者在数字经济中的“价值”往往是被动地由平台所决定的，而不是通过自身的劳动成果和创造能力得到充分体现。

# 4. 数字经济中劳动者异化的新表现

在传统工业社会中，异化表现为劳动者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剥夺和与生产过程的脱节。而在数字经济时代，随着数字平台经济的崛起，异化的形式也有了新的表现，尤其是在平台劳动者和技术驱动的工作环境中，劳动者的异化现象得到了进一步加剧。

## 4.1. 传统异化与数字时代的异化

### 1、平台经济下的劳动者异化

数字经济，尤其是平台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劳动者与劳动成果的关系。在平台经济中，劳动者的工作任务通常由平台通过算法分配，劳动者没有对工作内容 and 生产成果的自主控制权。例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平台劳动者，他们的工作任务、工资水平、工作时间等都被平台控制，平台通过算法管理劳动者的每一项活动。这种对劳动过程的严格控制和管理，不仅使劳动者的自主性大大降低，也使得劳动者无法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拥有任何控制权。这种新的劳动关系使得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成果之间的异化现象更加严重。

### 2、技术驱动下的劳动异化

随着人工智能、自动化等技术的应用，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和劳动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传统劳动中，劳动者依靠自己的技能和体力进行生产活动，而在数字化生产过程中，人工智能和自动化设备则成为了劳动的主力，劳动者的工作更依赖于技术的指令和控制。例如，许多制造业中的生产线已完全自动化，工人从事的是操作机器、监控系统等工作，这种机械化的工作不仅使劳动者的工作性质变得更加简单重复，而且也使他们的劳动成果更容易被技术系统所控制和替代，进而加剧了劳动的异化。

## 4.2. 平台劳动中的控制与剥削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平台企业通过数据和算法对劳动者的工作进行严格管理和控制，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对劳动者的剥削，特别是在平台经济中的工人，他们的劳动自主性和自由度受到极大压制。

### 1、数据和算法对劳动者的控制

数字平台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对平台劳动者进行严格管理，数据成为平台控制劳动者行为的核心工具。平台不仅依赖数据来分配工作任务，还根据劳动者的工作效率、评价反馈等数据决定其收入、工作量和机会。平台工人的收入往往与平台所收集的数据直接挂钩，平台通过数据控制劳动者的工作方式和行为方式，甚至对其私人时间和空间进行渗透。平台企业会通过调度算法来决定工人接单的时间、地点

及任务量，并根据数据反馈动态调整劳动者的工作条件。这种基于数据的控制机制，将劳动者的所有行为都纳入了平台的管控之中，从而使劳动者的自主性大大降低，甚至失去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

#### 2、剥削与收入的不公平分配

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通常没有享有固定工资和福利保障，收入往往取决于工作量和平台分配的任务量，这导致了收入的不稳定性和不平等性。尽管平台企业通过“灵活性”吸引劳动者参与，但实际上，平台工人往往面临着更加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尤其是在繁忙时段或高需求区域，劳动者被迫接受较低的报酬。此外，平台通过收取高额的佣金和服务费，进一步剥削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使得劳动者的收入远低于他们实际创造的价值[7]。平台企业的这种盈利模式加剧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劳动者的收入与其劳动成果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加模糊和不公。

### 4.3. 数字劳动者的社会地位

在平台经济中，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权益保障问题尤为突出。平台劳动者通常被视为“灵活劳动者”或“自由职业者”，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往往面临着缺乏社会保障、收入不稳定和工作不安全等问题。这使得数字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与传统工人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 1、社会保障的缺失

平台劳动者通常是“独立承包商”或“自雇人士”，而不是正式员工，因此他们无法享有传统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待遇，包括医疗保险、养老金、工伤赔偿等。在许多国家，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主要针对传统雇佣关系，而平台经济中的“零工经济”模式往往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因此，平台劳动者往往面临着工作和生活的双重不确定性。当劳动者面临突发疾病或工伤时，他们往往无法获得应有的医疗保障和工伤赔偿，这使得平台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缺乏稳定的生活保障。

#### 2、工作价值的低估

尽管平台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他们的工作价值往往被平台低估。平台企业通过算法和数据管理劳动者的工作，劳动者的价值往往仅仅是基于完成任务的数量和时长，而非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强度和技术水平。这使得平台劳动者的工作成果与其收入之间的不对等更加明显。平台经济的这一特点导致劳动者的工作被抽象化和“物化”[4]，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价值和社会贡献被忽视和低估，进而使得劳动者的社会地位进一步边缘化。

## 5.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劳动价值论与解放路径

### 5.1. 数字经济中的劳动解放路径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者的解放路径不仅仅是对劳动价值的再评估，更是通过社会化生产、平台经济改革以及技术创新来减少异化现象、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地位。

#### 1、共享经济与社会化生产

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通过共享平台来组织生产和交换，劳动者可以通过平台提供劳动，但不一定需要为资本家工作。在这种模式下，劳动者的自主性得到了增强，劳动者之间的合作也更加密切。通过共享经济的模式，劳动者的地位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异化现象也能够得到缓解。然而，共享经济的成功取决于如何建立公平的价值分配机制，如何通过平台为劳动者提供更加稳定的收入和保障。

#### 2、技术与劳动解放

技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为劳动者提供解放的可能，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帮助下，劳动者可以减少重复性、机械化的工作，更多地从事创造性和智力劳动。然而，技术如果没有适当的制度保障，也可能加剧劳动者的异化，尤其是在平台经济中，算法和数据的使用可能使得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变

得更加机械化，进而导致劳动者的价值被更大程度地剥夺。因此，技术的解放作用要依赖于制度的保障和公平的社会机制。

## 5.2. 构建人类劳动新形态路径

### 1、重塑以人本逻辑为旨归的新型劳动范式

劳动的本质应具备自由性与自觉性，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自主性被剥夺，劳动成为剥削者的工具。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必须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重新组合“劳动资料”和“工人”，使劳动回归其本质，实现全面人类发展。为此，数字资源应从私有制转为公有制，推动数字资源的公平获取，建立共享平台和有效监管机制。其次，个人应拥有对生成数据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确保数据隐私和安全，避免资本通过数据操控个人行为，保证数字劳动回归人的本质，建立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 2、重塑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

数字技术的发展必须服务于人类需求，而非单纯为资本增值服务。首先，数字技术应用应着眼于提升人类生活质量，确保技术设计符合劳动者需求。其次，数字技术的社会责任至关重要，需严格监管其合法合规应用，保护个人隐私，防止不法行为。最后，加强公众对数字技术的理解和技术素养，提高其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挑战的能力[8]。

## 6. 结论

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传统劳动价值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在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推动下，劳动价值的形成、交换方式和评估标准发生了深刻变化。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出发，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劳动过程的影响，并分析了数字劳动异化的新表现。数字平台经济通过算法和数据控制劳动过程，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与他们的自主性切割，导致了劳动者的异化。此外，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普及使得传统的劳动形式被替代，劳动的“非人化”现象愈加明显。

然而，数字经济同时为劳动者解放提供了新的机遇。通过共享经济、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创新，可以为劳动者创造更加公平的劳动环境，并减少异化现象。为了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需要进行一定的创新与扩展，以应对新型劳动关系与劳动价值评估的复杂性。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推动数字资源的公平分配，加强数据隐私保护，并引导技术发展服务于人类需求，才能有效解决数字经济时代中的劳动者剥削和不平等问题，从而实现劳动者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724, 517, 469.
- [2]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248.
- [3] 吴宏洛, 孙璇. 当代资本主义数字经济中的异化劳动问题[J]. 当代经济研究, 2021, 310(6): 24-33.
- [4] 王毅. 数字劳动异化的“主体性危机”及其超越路径——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J/OL]. 系统科学学报, 1-11. <https://link.cnki.net/urlid/14.1333.N.20260525.1342.002>, 2026-06-22.
- [5] 马俊峰, 赵海蕴. 数据劳动的生成逻辑、剥削机制与扬弃路径[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6): 50-61.
- [6] 孙辉, 陈立新. 马克思劳动原则的存在论变革[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 5-14.
- [7] 张兆麒.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核心内容及当代价值[J]. 理论观察, 2020(6): 32-34.
- [8] 陈红, 邢佳妮. 数字劳动异化的表征、危害及其超越[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1(2): 80-88.
- [9] 赵国彩, 马新颖.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下数字劳动的新认识[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6, 23(4): 4-8.
- [10] 彭鹤, 王海稳. 从“资本霸权”到“劳动本位”: 数字劳动分配的正义转向[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

43(2): 146-156.

- [11] 徐文斌, 程恩富. 从数字要素到数字资本垄断: 数字经济时代的资本逻辑与规范发展[J]. 上海经济研究, 2026(3): 16-25.
- [12] 庞瑞芝, 邱龙辉. 平台经济对劳动收入的影响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 2026(3): 100-115.
- [13] 王显勇. 互联网平台用工的法律属性及其劳动合同法专属规范[J]. 社会科学研究, 2026(2): 49-61+227.
- [14] 翁壮壮. 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的法律风险及其规制[J]. 湖北社会科学, 2026(2): 121-130.
- [15] 刘愿, 邓兰芳. 平台经济中的效率与公平: 基于算法取中改革的研究[J]. 管理世界, 2026, 42(2): 55-77.
- [16] 陈艺婧. 平台经济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治理逻辑与路径探索[J]. 税务研究, 2026(2): 131-139.